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識遺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子部十

識遺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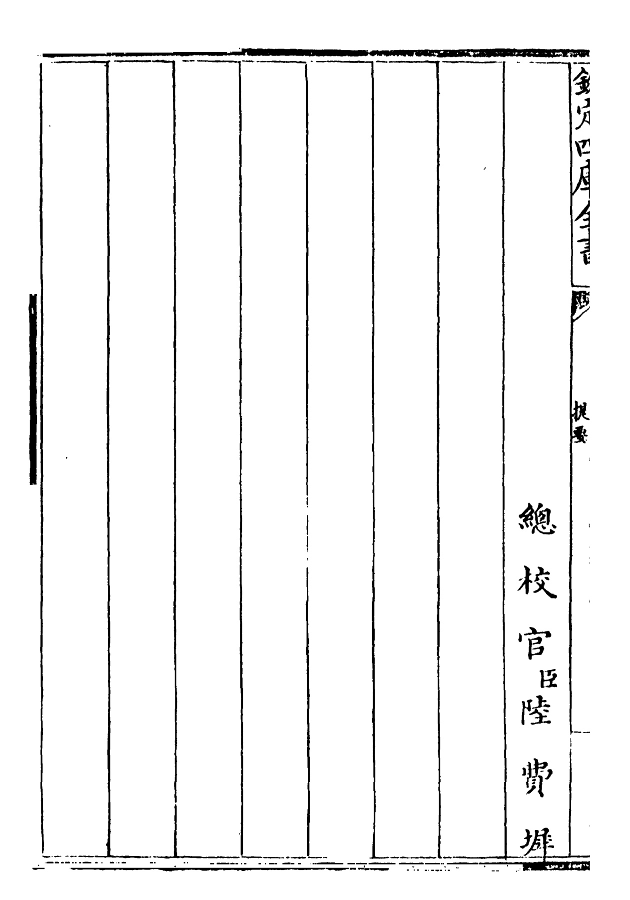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識遺十卷宋羅璧撰璧字子蒼號嘿耕新安人宋史無傳不知其時代據書中前定一條引陳摶寒在五更頭之讖稱第五庚申後人十五年而祚移則其成書在宋亡以後矣其人蓋宗仰程朱之學者如謂宋文

章多粹自伊洛發明孔孟便覺歐蘇氣象不長又謂夫子之道至晦翁而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定然後一出於正云云其本指可見然其所說則多引經述史考訂異同而不屑為性命之空談故其議論往往精博可取中間如論養老之制直謂禮記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數語為委巷之談殊屬無稽又謂班史原於劉歆引葛洪西京雜記

後叙為證不知洪叙謂劉子駿有漢書一百卷證之劉歆本傳並無其據壁輕信偽書亦失别擇而其他爬梳鉤索徵据繁富要皆能知所折衷固不獨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舉孔子生辛年月一條為足資考證在宋人雜説中猶可稱言有根柢者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識遺卷一

宋　羅璧　撰

余舊為冊記凡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莫不筆識以備遺忘歲久成帙追憶舊牘間於是編有考暇日因剔繁纂要萃為一書曰識遺庶幾注者之筆力不徒爾嘿明羅璧子蒼甫

成書得書難

經題籤

筆史

孔子師

文繁省　書史誆名

雉釋文　孔門多才

孔子諱魯　理根本

曹參不伐　有國二權

孟子談王　十六相四凶

姬周姓

成書得書難

易更四聖而始備書歷二千餘年存者僅五十八篇詩

之删也夫子十取其一春秋魯史之名記者非一人其後夫子修之左氏傳之又其後劉歆杜預合經傳而一之然後經以傳明事以類著經之成亦難矣周衰極文之世晉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春秋吳季札聘上國始聞詩之風雅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生其時得全見六經者無幾商頌至正考父纔得十二篇於周太師孔子周旋杞宋閒欲究夏商遺禮而不得劉歆言漢經秦火書惟有易至孝

文時伏生始口授尚書孝武時壁出者皆朽腐散絶詩之萌或傳雅或傳頌合而成詩其後得書二十篇以為尚書大傳謂為不傳春秋唐孔頴達曰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服虔杜預皆不曾見今尚書建安蔡氏謂揚雄亦未見尚書

余按書出孔壁者皆科斗文字凡二十五篇漢號古文出伏生口授者三十四篇其後夏侯勝等傳之洛陽石經刻之漢號今文孔壁初出孔安國上之官示詔總為五十八篇著傳傳成會國有巫蠱事不獲上壁書復堙行於漢者伏生三十四篇而已故壁書世儒多不見後有張霸者習聞書五十八篇之説偽造二十五篇足伏書為五十八篇欲 緯曽起霸弋釣其

中後鄭玄注書依用之因多乖異晉興壁書漸出至梅賾為豫章内史全得孔書盡上之官為施行壁書方大傳猶缺舜典江左蕭齊建武四年姚方興始獻舜典孔傳五十八篇始備隋開皇間始流河朔詳見書疏但漢武至前晉幾五百餘年間歆向父子披羣書甚精不應孔書皆不傳直逮晉始得之故或者亦疑梅賾之偽

楊誠齋序易曰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然起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非夫子之易也今乃得見起之所未見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嘗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今夫子之易性與天道之言也乃得聞子貢之所不聞其述古人不得多書而讀之備矣韓柳未出歐

陽公得韓文六卷於漢東李堯輔弊筺中脫落顛倒無次序乞歸讀之後官洛陽與尹師魯補綴方成全書穆伯長叙柳文謂柳初不全見於世亡字失句闕墜為甚凡用力二紀文始成定今讀韓柳者未必察也司馬溫公進資治通鑑表曰臣之精力盡在此書又與宋次道書曰光自到洛之日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於今六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奏御唐文字尤多^(缺)范夢得將諸書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

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以夜補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餘卷纔至大歷末年向後卷數增倍於此共計不減六缺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文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公閒居洛十五年朝廷許開局自隨辟官授廩命史給札故成此書使無如許歳月及官主其上未必成也蔡氏云古書自篆籀變而為隷竹簡變而為縑素縑素變而為紙紙變而為模印模印便而書益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為常與器物等

藏之者秖觀美而已余謂書少而世不知讀固可恨書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書猶未有模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解線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槩黏之猶今佛老經其後稍作冊子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始令國子監田敏校六經板行之世方知鐫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後方盡弛此禁然則士生於後者何其幸也

經題籤

題籤經目雖小節古人亦審朱文公見題伊川易傳者謂題周易程氏傳方是蓋後傳先經得尊經之意且言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余按古傳春秋者三家而曰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皆先春秋經但先儒又有大名居下之説大名易詩書禮傳是也易以文王序加周字周岐陽地名姬先代所封詩曰周原膴膴是也後為代號因以名易書以上古書加尚字孔壁只得虞夏商周之書孔安國序書伏生之下經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則尚字伏生加詩以毛萇傳加毛字傳詩者初四家曰齊

魯毛韓分之詩傳自漢博士毛萇因目詩曰毛詩以別三家禮述周制加周字禮出劉歆題周必歆傳以左氏作加左字以別公穀未詳所始後來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皆大名居下取法於經也若伏羲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卦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惟王弼孔穎達以為伏羲自重蓋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伏羲作易之人已言兼三畫六而成卦則重卦伏羲無疑也但上繫言伏羲以來之制作十三卦皆云蓋取則卦名

伏羲前已有矣剏畫前有易理且素具乎况於伏羲前言易皆泛曰聖人盖有深意董淑嘗面問朱文公以卦設名之始公答以無所考　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曰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為風雅頌說者以為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不知吳季札聘魯在孔子未反魯之先而魯太師已為札歌風歌雅歌頌則夫子乃正㑹周之僭禮樂者爾周禮雖有太師㩔六詩之

說然先儒謂禮出劉歆則六詩安知非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余按魯駉詩序曰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禮記曰人不能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史記曰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别也　孔子序書以置篇端始孔安國　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註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左傳二書合為一因傳解經事見歆傳左傳春秋合為一見

杜預左傳序

筆史

范蔚宗東漢黄憲傳述諸人敬慕之說而憲之美無可尋至今讀者欽其賢慕其器唐史於房杜稱善謀善斷外事迹亦不多見但王魏善諫英衛善兵例推為房杜功項羽殘暴班固書之曰羽西屠咸陽曰所過無不殘滅曰嘗攻襄城無噍類語不激而羽之暴十分著露此史筆之妙至於叙列人物傳褒之者贊貶之贊稱美者

傳無載按史著贊始遷固實法左傳左傳每於事終斷以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故遷固法而為贊史臣曰太史公曰　曰臣某曰之類蓋人非堯舜安能盡美作史之道當爾勸懲之意因寓焉蘇老泉曰馬遷傳廉頗本傳不載其議閼與之失而見於趙奢傳傳酈食其本傳不載其謀撓楚權之繆而載之留侯傳傳周勃本傳不載其汗出沾背之耻而載之王陵傳傳董仲舒本傳不載其和親之疏而載之匈奴傳蓋四臣若功十而過一不欲因一以疵十乃與善之意也論蘇秦曰其智過人論北宮伯

子愛人長者班固贊張湯曰推賢揚善盖四人者過十而功一併其一者廢之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心懲惡不已甚乎後之讀者寧復識哉

孔子師

孔子師老聃之説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借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

實因據以為證家語後有晉王肅所加故益難據信由是益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託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未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為其著書猒薄禮樂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學從而有掊斗折衡攘棄仁

義焚符破璽絶聖棄知等論則聃之學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宗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代可證已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勗其徒則廢棄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没之耶故愚謂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蓋推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未遠且曾思之傳最的論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

果師聃於莊子輩爾聃缺　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缺　孔子分說末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爾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為周藏史藏史書所或者聃所職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言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後而甘為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排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興曰譬如耳目鼻口各

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禽滑釐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敘名之至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余舊輯素王事記只據諸書纂集未暇辨禮今輙附此

文繁省

司馬遷史記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漢史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晉張輔以此優劣班馬王逢原觧論語

夫子為衛君章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包咸解子見齊衰者章曰衰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朱文公括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曰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視若稽古三萬言者有間矣左傳叙晉獻公殺申生事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禮記檀弓約以四字曰君安驪姬公穀叙晉使齊事曰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齊使眇者逆眇者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僂者逆僂者劉知幾史通曰宜除眇者以下句但云各以類

逆足矣此句煩也漢書張蒼年老口中無齒史通曰宜去年口中三字但云老無齒足矣此字煩也朱文公云家藏歐陽公醉翁亭記草前數行鋪叙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但注環滁皆山也訣

安記武陵桃源事曰洞中人問今乃何代後歷幾何漁人黃道真曰今晉代秦後復為漢魏矣至陶淵明但曰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司空圖曰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江嶺之南凡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鹺非不鹹也止於鹹

而已華人以之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酸鹹之外醇矣有所之闕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東威約之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嘗在酸鹹外然皆只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之說莊子山木篇曰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静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河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至應帝王篇但一語曰虎豹之文來田列子叙

少壯老死曰其在嬰孩志氣專一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逸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其在死亡則之於息矣反其極矣莊子約以四句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列子叙人壽無幾曰百年壽之大劑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抱孩以逮昏老居其半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疾痛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量十數年之中道然

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莊子敘此則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視列語明省多少詩中如介父眠分黄犢草后山一身當三千之句前輩嘗評其善約然語簡又須意足李白壽裴晉公詩曰見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敘其壽康功業三事於兩句中楊誠齋挽張魏公詩曰出晝民猶望回軍敵尚疑敘具出督去國内得人心外懾戎狄四事於

十字中歐陽公上杜祁公詩曰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祁公年四十即髮白當朝以權倖不悅未及七十謝事故祁公謂此兩句道盡他一生心事所以意足方見簡之工也歐陽子謂簡而法惟春秋可當之後學之立言法乎宋景文修唐史務簡而奇如震霆不及掩聰之類皆以奇而舛若其猶有未當者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曰吾帶吾頭來矣宋史削去下一吾字曰吾帶頭來矣河南邵氏謂去下一吾字帶頭來果誰頭

耶豈知臣之不懼正以自請一死詞之工正在下一吾字此則不詳文義而省者

書史訛名

堯舜禹湯或以爲四聖人名或以爲諡或以爲號以爲諡者諡法始周古未有也以爲號者索之舊說謂孟子稱堯曰放勲舜曰都君屈原稱舜曰重華孔頴達尚書疏曰書遺秦火舜典最後出江左蕭齊時姚方興獻舜典重華句乃方興所加不知離騷先秦古書已有嗟重華之不可逷就重華而陳辭等語則孔疏亦難盡憑書中候稱禹曰文命盖放勲謂堯

能依倣上世之功化重華謂舜繼堯重光文命謂禹布文德為則堯舜禹湯為號無義名或近是況堯命舜之辭曰咨汝舜舜命臣曰咨汝禹若稷契則知舜禹盡名也湯名論語著曰予小子履世本乃謂湯名天乙皇甫謐世紀謂名履字天乙（不知商代帝王以甲乙丙丁為次則天乙乃湯別號）至舜命棄為稷養官也在當時以稷與禹臯陶並稱名已覺混及他書凡稱棄者並曰稷不知夏以前杞柱為稷殷興始廢柱以棄代謂稷可代棄名非也殷史帝乙崩子

辛立是為紂則紂名辛非受也尚書西伯戡黎及武成皆言商王受二孔釋書謂受紂音相亂鄭玄謂紂轉為受及立政曰其在受德孔文釋受德紂字余按殷人名其惡曰紂其轉紂為受或者偽書者過也至謚法以殘善損義為紂亦未詳殷無謚法而妄爾列子注伊尹生伊水之上故姓從其地屈原離騷孫武兵書呂不韋春秋孔穎達詩書疏皆著伊尹名摯謂之尹者正也言能正天下鄭玄注尹言正孔安國注尹字故號伊尹而太甲伊訓等篇述

其言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皆指尹為自稱之名君前臣名以號與字表可乎史記索隱著太公望姓名曰姜子牙故左傳毛詩齊例稱姜姜先封呂他書復稱呂尚以可師可尚也孫子兵書存其名猶稱呂牙謂之太公望者史記曰文王遇呂尚于渭濵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則太公非爵望亦非名也後世不察繆曰呂望呂尚蓋緣史

記以太公望與周公旦並稱又曰太公望北海人也讀者從而亦訛

雉釋文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其取以名丈之義未詳公羊五堵而雉則二百尺山陰陸氏著埤雅謂雉性妬壟護疆飛不越分界之内以一雉為長潘安仁雉賦曰晝墳衍以分畿者此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以雉記丈也禮

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鄭玄注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於城廟孔氏釋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頭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文有取於雉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泛然哉

孔門多才

孔門弟子可使治賦可使為宰可使從政可使與賔客言子華之使冉求之藝子路良孺之勇左傳微虎宵攻吳師卒二百有若與焉冉求郊之戰樊遲為戎右則勇非一人子貢辭命外善貨殖公冶長能

欽言語德行文章外無往不有聖人從而以道德禮樂陶鎔之譬由天地間生生職職各正性命所以為萬古大化治聖人歴聘列國雖以道德所宗亦多因弟子而重楚謀欲以書社封孔子子西忌之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王之師師有如子路者乎王之使列國有如子貢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其後季孫啓哀公聘孔子亦以冉求之勝學軍旅於孔子也史記言仲尼没後弟子大者為諸侯師小者為卿相盖其平日琢

磨使有用非止章句之末也漢藝文志曰孔子没羣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名曰九流一儒二道三陰陽四法五名六墨七縱横八雜九農則孔門之學何所不參孔子之教何所不講所以為聖而當時共慕至殁而弟子異旨故曰孔子殁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春秋之後無聖人戰國孟嘗平原輩亦皆聚客數千書之史者雞鳴狗盗袖椎竊符縱横狙詐賈生民之禍而已下是惟珠履玳瑁以雄其國所以士益衆世益卑近世伊洛

學興始以修齊治平為教故胡氏謂伊洛發明然後人知孔孟可學而至視漢晉以來第以詞學名儒者有間矣至紫陽集諸家之大成其精本之義理其粗究之經濟嘗書儲才之說曰有天下者必諏詢咨問取之無事之時而參伍折衷用之有事之日方其事之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需則親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擾則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可得之多歲引月長則所蓄獨富久且精故知其長短而不謬多且富故更迭為用而

不竭今人平居不以才為意及臨事倉卒始汎然求之所以用之欲稱其任難哉又曰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不以近遺遠不以小加大則其聚一時英彦講之者豈直曰文為而已又當參堯禪舜舜禪禹皆是積歳程年稷契夔龍之任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則决非以驟致也若傅説起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漢祖倉卒羅致販繒屠狗吹簫織薄皆為用則短不可棄長小不可揜大又可驗也況物有不

求未有無物之歲人有不用未有無才之時特患教無孔子而取之之說又不大公爾

孔子諱魯

北魏史著魏之祖詰汾牧山澤見軿自天而下有美婦人稱天女受命與詰汾偶期年復來果以生男授詰汾曰此若之子也自此世世為帝王竊詳古帝王受命之符未有神異如此者考之當時魏太武嘗命崔浩撰國記浩書魏先世事詳列通衢事皆直筆北人見者無不忿

恚浩以暴揚國惡身滅族夷乃知詰汾之偶史官懲浩失而飾之者也古以訐直取禍不一若史權所在尤嫉之招矧國諱乎故班固蔡邕皆不得其死聖人值亂邦安得不以孫言為貴孔子在春秋凡魯失多為諱護詩三百例録變風魯獨著頌與商周等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曰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曰不知也夫子禮樂所宗豈不明禘禘者朱文公謂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舉禘實僭故夫子託以不知鄭玄謂禘則序昭穆魯以僖

公為閔公庶兄躋僖閔上有逆祀之失故夫子不欲觀禘余考躋僖閔上乃文公二年孔子仕定公時陽虎已順祀先公無緣尚為逆祀不觀禘玄未詳爾文姜通淫於齊書會于禚之類雖不泯其實及文姜與弒桓公不容於魯書夫人之歸曰孫于齊言若孫讓而去之義桓閔二公皆弒死經例書曰薨成公適晉為所留經沒不書其諱國惡也審矣昭公娶吳姬姓泰伯之後也陳司敗之問正以娶同姓之醜夫子寧受以為己過而不列為辨辭至春秋書孟子歸曰夫人至自吳及其

死也書孟子卒不表夫人之為某氏盖若狥昭公之失書孟子凡皆為魯諱也皇甫氏謂孔子若不受司敗之議則千載之後遂永信我言謂昭公果知禮是亂禮之事從我始今得司敗見非受以為過則他人不謬所以幸也孔潁達謂孔子於魯事不可為法者不奪其所諱亦不為之過諱每事諱護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後世安知所懲故為魯諱禮也不為魯隱為世教也公羊傳春秋諱例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中國諱左

氏曰諱國惡禮也魏史著崔浩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惜未稽仲尼之法也

理根本

秦據崤函事耕織修戰守復取蜀為富饒之本卒滅六國漢高委蕭何治關中光武委寇恂保河内曹操撫河濟屯許下俱濟大業唐興因隋關中之資宋興藉周之富視高光特易者根本有素也若項羽之敗全是漢遣彭越等入楚地謀撓楚故兵疲食盡以此不支羽恃其

勇悍日事外攻略不於根本究心一旦兵敗方有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之語大槩根本不立則進退無據耕織不偏廢然後表裏可以交敷高宗南渡胡致堂進計乞措置荆襄為根本安存所謂老小者陛下分部諸將謹斥堠治盜賊自以精兵為輿衛巡歷往來征伐四出如高祖在滎陽成臯京索而留蕭何於關中光武戰臨淄壠坻而置寇恂於河内又言置行宫或建康南昌江陵一處安太后六宫量留兵將為營衛陛下提兵按行周

旋彼此不為定居又言既定議講武其餘素常日力不暇給者別置行臺區處之此建炎規恢一大議論也惜當時玩其說蓋一身在外則足以禦寇而根本之地不加傷矣於事務之大素常日不暇給者置行臺處之則可一意講武圖所謂興創之大功有志天下者致堂此說萬世法程也

曹參不伐

山谷以韓信勝趙不自驕而師李左車為武夫悍將所

難詠以詩曰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坐師廣武雖云晚計太疎畧此事亦足垂千古信事固難矣若曹參佐漢祖起兵未有韓彭輩戰勝攻取多出於參與時論功爭以參為第一者此也高祖先項羽入關參功為最逮得韓信參已封建成侯一旦舉信為大將不聞參有軋己之嫌雖信奇才然參視之實為後出至信擊魏擊趙參皆與俱擊齊參以相國屬焉則參不特不忌信乃降心出其下此於士君子不足道而見之參則難矣其謙

讓不伐不待舍葢公隨蕭規而後然冝其善終於葅醢之世參本傳言韓信破趙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又言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與漢王共破項羽討齊未服者漢王即帝位徙信王楚參歸相印觀此則參終始出信下噫難哉

有國二權

國之大權二政與兵而已政權冝專不冝分分則事無統兵權冝分不冝專專則亂生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

王時掌兵者齊侯呂伋宰臣召公奭迎嗣子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先儒謂齊侯掌兵而不可發名公發兵而必資仲桓南宮毛則其權之不統屬也尚矣西漢郡置守一人掌政置都尉一人掌兵二者不復相統置南北兩軍亦不相攝高后時周勃以太尉掌宿衛初得北軍而不得南可證也唐季府衛制壞兵聚方鎮卒以取亡宋興鑒其弊郡置通判貳太守道置轉運貳制使有兵權者錢賦不之寄有錢穀者兵無所

預思慮視古人益密矣内則政事歸於中書故外戚不得撓宦官不得干兵典以樞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總之三帥可總之而不可發之發兵之權歸樞密而樞密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也州兵典以指揮隨郡大小為員多少每指揮四五百人給餉在運司統制領守倅神宗嘗言藝祖養兵只三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内變此又内外相制也

孟子談王

萬事古今有一定之理亦有隨時之宜湯武征伐雖不若唐虞揖讓然桀紂之暴如是非湯武伐而除之天下何時得安乎所以伊川讀易先明辭次識時如孔子作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書教諸侯為王以時觀之孔子時王室政教猶行列國禮義相尚使有桓文復出王室猶可扶持也至孟子時七國日事戰爭周君曽不能為時重輕而民生憔悴虐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曉

諸侯亦明時者也張南軒曰君子救世時宜而已孔子作春秋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勸時君行王政湯武順天之心也惜伯夷(缺)

李旴江常語司馬公疑孟等作似非識時者然有武王孟子之書又不可無後世旴江温公之説乃扶持世變之一端唐高祖稱義兵伐隋隋煬之惡視紂尤甚高祖為隋方伯有湯武之資當時聲煬之罪義旗東指為天下除殘民心響應舉動豈不正大乃竊臣叜厥逆尊煬帝别立代王徐行禪讓之禮所

以胡致堂謂正大之舉反委曲行之皆不明時者也孟子有獨夫紂之說南軒曰王者天下之義主民以為王則謂之王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况所謂王者以其能生殺能廢置能弭亂爭紂煬雖苛暴為獨夫生殺廢置猶在也若衰周二君無紂煬之惡而安於衰弱使文武德澤斬盡制度大壞付天下於自盛自衰自存自亡於世治亂茫然不與焉亦安得不謂之獨夫哉

十六相四凶

五運歴譜載黄帝之子相承四百年次顓帝即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次帝嚳髙辛在位七十年次唐堯在位七十年以其數考之意子孫至舜時已六百一十餘年䟽

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族蒼舒至叔達八人為高陽氏之才子天下謂之八元如歴譜之數八人至舜時已二百一十餘年伯奮至季貍八人為髙辛氏之才子天下謂之八愷如歴譜之數八人至舜時已一百四十年少皥有不才子曰窮竒至舜時已一百六十餘年帝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敦歴譜曰帝鴻氏黄帝孫與顓帝同䟽顓頊

氏有不才子曰檮杌至舜時皆二百一十餘年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歷譜曰縉雲氏黄帝臣至舜時亦六百餘年竊意舜時未必皆尚有其人雖古人多壽然數人者不皆壽縱壽亦未必如此其久也若曰自其世濟美惡者言之綿歷六百餘年之遠未必代代皆元愷人人為凶類也夫謂之世濟者世代相仍積累皆然也不思堯舜大聖生朱均瞽鯀頑圮生舜禹父子相去一間聖愚懸隔禹治水可謂有大功於世啓少康之外咸無可稱文武之興后稷稼穡之休烈

猶有存者成康宣王外可數無幾焉以帝王之冑猶若此彼十六相世為元凱四凶族代為惡人吾不信也況更歷六百餘年謂之元凱其間豈無一凶德敗祖宗之美謂之凶族其間豈無一良善掩前人之愆謂皆自其世濟而言之亦非也

姬周姓

左傳晉平公以同姓四人備嬪御鄭子產聘晉言於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四人别同姓之醜非目

賤妾為姬也按古婦人皆有字與謚或國名下繫其姓先儒謂其不忘本且別他族今考字下繫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季隗是也謚下繫姓如齊女曰宣姜莊姜宋女曰聲子秦女曰文嬴楚女曰文芊杞女曰定姒是也國下繫姓如秦女曰徐嬴梁嬴陳女曰息嬀之類豈惟姬姓後世以目賤人戰國曰幸姬如姬漢史曰諸姬薄姬愛姬釋者不辨其為用如薄曰姬音怡臣瓚曰漢內官也

秩比二千石位婕妤下惟顔師古謂漢内官無稱姬者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宋大觀間公主易號曰帝姬貴之也若世例以目妾豈反賤乎然則姬女貴而以姓著反不若齊宋女不辱其姓之為愈

識遺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識遺卷二　　　宋　羅璧　撰

三大處置　大横

十二州

擔頭上看花

九師興而易道晦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古經為後儒所斷者多矣況去籍於周壞於秦雜於漢魏晉後儒惟鄭王諸儒臆説是拘於是根本不立故魏鶴山云人須將三代以前規模在胷次一一從聖經看來庶親到地位

涉歷可以自得若只在諸儒脚下盤旋終不濟事緣擔頭上看花終不若樹枝頭天然活精神也此語蓋為舍六經泥訓詁者發朱文公亦謂詩易之類多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時立言本意人須是虚心平氣於本文之下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及他是何人所尊所敬所憎所惡一切閣置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皆自亂經學以先入之説汩之也今人學文者不參六經而拾韓柳歐蘇之緒餘

筆史者不本春秋而希馬遷班固之近似賦詩者不能三百篇離騷之雅與而唐人章句之是尋故皆只襲古人脚迹不能專門名家者此也近時蜀士董君可曰文字用事要去元出處推究不可只扯拽他人見事來使譬如買物出産處得來既可擇其美惡又可無貨並畜若只他人擔上販來不惟美惡不辨亦得少而售狹矣姑即莊子大鵬事言之就全篇討究則知鯤以魚大而化鵬鵬徙南溟曰天池擊水三千里去以六

月息搏扶摇羊角之風來蜩鳩斥鷃之笑出齊諧志怪之書是多少曲折筆端自然活動若見他人用大鵬事已亦從而大之則事狹而意促矣此亦不欲擔頭上看花也

經根人事作

司馬遷謂古人有激而作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

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遷惟腐刑故有此言即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訓三監亂周而周公作誥孟子不遇齊梁患楊墨而述七篇仲舒劉向下獄而著說苑新序繁露王杯等書柳子厚劉禹錫李白杜甫皆崎嶇厄塞發為詩章遷之言信而有證也然考六經語孟皆根人事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録是非善惡之迹毛詩載政教美刺之亂尚書推唐虞三代之懿禮記威儀之詳備

周禮制度之纖悉論語立身行己之大方孟子發明王道之極致無有空言者所謂補治道而為經豈專舒憂洩憤之為哉

史闕文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邵康節十二會謂氣運至子方有天未有地至丑方有地未有人至寅方有人三代皆即天地人始處建正當堯時在巳今在未到戌當人物都消盡經世書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為一會自開闢至堯正當中數詳此則

戌亥子丑乃古今一日之夜實天地混沌閉塞之時堯至宋歷三時凡三千餘年上此寅至巳歷四時當幾五千年但孔子書斷自唐虞茫昧者不究詰後儒因只據聖經為說史家雖上及三皇然皆衰取後人僻書雜傳而成之非真有得於當時事實也但以康節堯舜上猶有四時説推來帝皇前世代綿歷如莊子叙伏羲上猶十一氏鄭玄六藝論譙周古史皇甫謐帝王世紀羅泌路史及廣雅皆述伏羲前帝王數十百氏年踰數萬所

謂肇自伏羲特就其所推者言之爾又以易繫參之伏羲黄帝堯舜以來之制作十三卦皆云盖取則離渙豫隨等卦伏羲前有矣卦畫不專伏羲始也司馬遷史記劉道原通鑑外紀又皆遺伏羲只斷自黄帝始不思周易萬世文字之祖經秦火獨完備者也大傳言伏羲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叙三五傳次甚明二史不然故東漢張衡近代朱文公皆咎遷春秋不王吴楚以尊周室所以嚴正偽之辨也後世史官徒知

狥編年之說周史厲王流彘之後繫之共和者十四年而周統中絶遷固漢史惠帝崩紀吕后為政者八年歐陽公朙武后於唐本紀司馬温公黜蜀帝魏皆拘於編年說也定奪於文公綱目然後正偽分而統紀明豈史氏瑣瑣之見哉但秦後項梁與諸侯共立楚懷王孫心為義帝當時合書義帝為正統然後繼以漢王莽篡漢漢史為新者十八年張衡謂時漢元后猶存只當為元后本紀編年月紀災祥而莽簒事第著之莽本傳更始

居位光武嘗為之將後始即真則光武初亦當以更始為正文公綱目俱不與以漢昭烈之例豈以其君人之道有未足耶

子夏子思

司馬温公通鑑著魏文侯師卜子夏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朱歴本戰國策以史記考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子夏乃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生孔子卒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實七十三歲子夏時二十

九歲後十一年魯哀公卒繼元王九年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當一百一十六歲五王更代之際年有重疊不過差之三四年如史記則子夏當威烈王二十三年亦百零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已有老西河之說但不知果得如許歲數否栁子厚論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論語出於有子曾子門人已有曾子啓手足之事則子夏死曾子先矣通鑑書周命三晉為諸侯於威烈王二

十年魏之始侯文侯斯也或子夏無如許歲數温公以師子夏為文侯美事繫之然當加初字以著其始史記世家曰盜殺晉幽公魏斯立其子烈公烈公立十九年始命三晉為侯則師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後事也通鑑又著子思言衛侯事於周安王二十五年來歷本孔叢子時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伯魚先孔子卒五年計缺　伯魚最末年言衛侯事時亦已一百一十七年凡此疑皆往事追書之但温公缺　𣇈年必有實據

崛奇可味

駢儷貴整散文忌律各有當也尚書禹貢叙九州地理之分晝山水之離合物産之參差貢賦之高下功力之作止鋪叙隨之而異更不淆雜顧命叙成王導揚之語儀文之列去之千百載而讀者尋文可辨此千古文章之妙故東坡嘗推禹貢曽子固諭后山學文且讀顧命周禮文字之奇不一而狀物最精内饔曰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音鬱豕

盲眂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六者各物之病與臭也郤行仄行連行紆行蚓蠏魚蛇之行各態也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物之鳴各處也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與夫鋭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等語羸羽之屬各形也皆隨其異而筆之又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苟頹爾如委加任

馬必將發措狀飛走翕張之勢訣　力輕重可以想見此猶有形狀可寫也若無形無影之聲模寫最難禮記樂記曰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何嘗親聆其抑揚高下之聲後來昌黎聽琴等作雖寫此而費辭矣經後文字之奇推莊子大木異竅穴之衆聲天籟變為八聲之妙至厲風濟則衆竅為虛一語又自有聲入無聲乃古人狀物之至叙物之遞遞相生曰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

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得鬱棲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蝴蝶蝴蝶胥也化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鳥之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物生凡十八變而句法十五易妥律中雜屈曲是以其語可味後人以東西南北行文者甚多平鋪直叙外更無委曲東

坡獨不然南望馬耳常山出没隱見若遠若近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之功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鋪叙四顧而文法四易味其語殆非一索可竭也後來如洪景盧文多尚此記馬遂良怡齋曰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母出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怡叙五怡事而句四易又養拙堂記曰人必有所

養以直養氣以蒙養正以智養怡以寡欲養心以靜養
正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
養財養木於山養禾於田養牛羊於牢養雞於塒養魚
於淵養龍於江湖養萬物於天地由書契以來亘古今
之理具是矣一失所養則位養驕勢養敖侮養高酒食
養四體養姦以誇養盜以竊養虎以貽害養稂莠以蠹
苗養蟣蝨以蕃瘙養癰疽以戕身反正俗論養字之義
文亦四變又短中攙長皆懼其律也景盧如此甚多姑

錄一二以見前輩文法

寅正非夏

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其行為木建朔合從寅始堯以中星定四時尚書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皆寅正仲月故孔安國王肅皆謂自夏之前建寅（缺）月劉道原通鑑外紀因書禹即位仍有虞以建寅為歲首書湯即位乃改正朔（缺）非專夏正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曰吾得夏時焉蓋就三代比較言

之非推本而言之後商建丑周建子秦建亥漢興因秦至武帝太初元年始復用建寅為歲首而寅遂不改朱文公曰孔子取夏正以陰陽之氣終始著明也蓋子月雖一陽生時則陽氣未出於地寅則陽出地上而温厚之氣從此始巳月六陽雖備而温厚之氣未終至未月復窮而温厚之氣始盡五月一陰生時則陰氣未出於地中則陰出地上而嚴凝之氣從此始亥月六陰雖備而嚴凝之氣未終至丑月冬窮而嚴凝之氣始盡蓋地中之氣雖見地上之氣可驗夫子所以取寅正也但自子亥為日一周日以子始歲以寅始亦有可議

改朔

三代建正大抵改朔後人不深考遂謂并改月號王肅謂古

歴遺戰國及秦而失夫月改則二月㮣其經時改則四時易其位月可强改時有定序可改乎余以經求之無𦍒　正尚書舜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隨四仲月以巡方月何嘗改𦍒　以正仲冬曰平在朔易朔北方訓盡也萬物至此盡而復蘇蘇則皆當改易則歳一周之理也是猶曰未有子丑寅建正之説若商以丑為正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謂𦍒　太甲嗣位改元而稱十二月為首其後桐宫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亳

告新君始亦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月不改也或疑伊訓序稱太甲元年又曰三年復歸于亳不知序作於周世所以年異祀又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時亦不改也周建子書亦曰秋大熟未穫周以子為正毛詩稱首歲雖曰一之日然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之後繼之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未嘗不以十二月為歲終又十月蟋蟀之後言曰為改歲則歲雖改而十月之號不改也至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一與今之氣序合亦不

改時也周禮大司徒曰正月之吉始和中春詔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正歲十二月斬氷賈公彥釋正歲是夏正月若徇周建子即今十月氷未堅不得斬之以此推之諸言正歲皆建寅月籥章於仲春仲秋逆暑逆寒司裘於仲秋季秋獻裘與夫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賈釋周禮祭祀田獵皆用夏正亦與今之氣序合不曰子正而改也禮記月令所紀四時亦皆夏正漢魯恭謂書出秦呂不韋而實周世書所據皆夏正改者惟服色犧牲名號器械

而已此猶以秦焚之前論若秦焚後史最可證史記書秦改年始朝賀皆十月朔秦以建亥為正故秦史書年之下皆首書十月漢書文頴解云周火德秦以水承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此亦為改朔不改月之證又秦歷應置閏者皆在歲末左傳歸餘於終之義也史記及漢書凡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葢閏月在歲終也顔師古謂不然則徑謂之十月矣此又可見秦以九月為歲終也月令曰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秦建亥戌月言為來歲

受朔又可見月令秦世書也　胡文定公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及漢史建正之下即書冬十月明周改正不改月朱文公謂杜元凱後序載汲冡竹書皆古昔史記以建寅為歲首又嘗曰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獨疑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為建午建未之月及十二月與梁成之語於是門人問答多曰闕疑但春秋建正伊川以為只周正建子月非春而書春則夫子行夏時之意胡文定傳春秋皆建子正且曰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垂

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専余以春秋傳本文考之則又不然蜀士王容谿嘗著説曰周果以建子為正時月與之俱改則春秋何以書春三月己亥焚咸丘乎夏五月鄭伯克叚于鄢乎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乎十二月祭伯來乎凡此紀四序皆合寅正可見夫子只用夏時杜預注乃曰四月夏二月七月夏五月秋乃今之夏冬乃今之秋夫月可改也時可改乎又隱三年傳書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取麥秋取禾夏時

明矣杜預乃訓取為芟踐以附會周正之說隱九年經書三月庚申大雨雪三月當五陽之月而大雪書之非時也杜預乃謂夏之正月正月有雪亦豈異哉經又書秋大水無麥苗秋種麥生苗水忽漂之記異也杜預注五月謂之秋漂殺熟麥及五穀之苗經言麥苗而預言五穀之苗不知四月小滿麥已登場五月又安有麥之可漂耶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祭春而烝非時也杜預注夏之仲月威四年經書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

狩書之正月重公失狩也而左氏曰時禮也大率左氏杜氏把持周正之說故每牽合周時亦有知經用夏正處甚多不知何前後反覆如此余謂堯命羲和敬授人時暘谷南郊昧谷幽都定之方中出日納日占之昏旦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測之時氣日中永短齊之晷刻鳥火虛昴定之中星析因夷隩察之民事孳革毨氄驗之物類然後中氣定而四序正此其氣序不差雖巧歷莫違杜預乃移易四序以附會周正豈理也哉後世魏景初復建丑唐戚

復建子未幾俱復寅正蓋氣序不可得而移者

歷代帝陵

西漢劉向疏曰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卧葬典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葬蒼梧之說見禮記與竹書然孟子先秦古書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鳴條衛晉地實今河中府安邑無緣葬蒼梧況蒼梧在堯五服外虞夏為荒服之境或曰陟方乃死不知舜享年百有餘歲晚乃傳位於禹十七年而後崩則廵狩晚當為禹舜未必耄年猶任奔走也考河中紀地有舜墓疑象封有庳正今道州或象冢也禹葬會稽不改其兆殷湯無葬處崔駰薛瓚言湯冢在濟陰亳縣皇覽云在亳城北缺在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漢書

湯冢隷扶風縣湯冢數出何言無處耶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雍槖泉祈年館缺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缺隴之處患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後盡發掘始皇葬驪山墳高五十丈周迴五里餘石槨為遊館人膏為燈油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巧變不可勝載又多殺宮人埋工匠其後項籍焚毀宮宇繼以發掘餘空藏牧兒亡羊其中持火索羊遺火燒其棺夫死者無終窮而國家有廢興明君智士遠慮無窮故甘薄葬

之誠乃奉安之道也余按周禮言天子之喪斂用珪璋璧琮璜琥皆為渠眉鄭司農注開渠為眉令汙得流去也鄭玄注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聯六玉溝瑑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琮在右璜在足壁在背琥在腹漢舊儀曰帝崩唅以珠纒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以黄金縷腰以下玉為押長一尺二寸半下至足亦縫以黄金縷陵制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

百步已穿築為方城開四門容大車六馬錯渾雜物東漢禮儀志紀載甚備具言藏明器數曰筲八甕三甒二瓦鐙一彤弓一彤矢八卮八甗八豆八籩八酒壺八槃匜几杖各一盃一鍾磬各十六鼓四簫四塤箎笙柷敔琴瑟竽筑坎侯干戈笮甲胄各一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瓦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鬲十二匏杓三瓦登九瓦大杯十六小杯三十瓦飯槃十瓦酒尊二後王彌文益甚且持不以天下儉其親之說周禮漢制未必餘也經王莽亂赤眉發前漢諸陵其玉匣斂者率如生呂后至遭汙辱獨霸陵完光武美文帝之儉東都首以薄葬送終令陵但遠流水與丘隴同

明帝亦然然古今注載光武陵制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十餘丈垣四出丹墨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内隄封十二頃五十七畒八十五步明章以下陵制不甚相遠遭董卓亂吕布盡發諸陵取珍寶觧金縷探含璣魏文帝懲之故終制曰世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尸骸殆盡是古焚炮之刑也豈不痛哉吕不韋生戰國末言荆齊燕宋中山韓趙魏自此以下亡國不可勝數其大墓

無不掘者故呂氏春秋曰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財害死凡生必有死孝子重其親故有送終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之心為之慮則死莫若無動莫如無利又曰死者彌久則生者彌踈彌踈則守者彌怠而藏器如故理勢必掘今有銘墓曰此中有金寶不可掘也而為之闕庭以自表何以異彼哉又曰欲利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孔子止季孫以璠璵斂為無窮慮也司馬遷史記貨殖傳田叔以掘冢致富大槩喪亂之後民

無生業國典復隳而名丘大墓雄麗自競豈達幽冥哉唐世十八陵五代周高祖西征見無不發者按溫韜發唐陵因遺令世宗曰我死當以紙衣葬宋興藝祖詔諸道檢校前代帝陵各製禮衣一副常衣一襲具棺槨缺於是西京鳳翔雍耀等州奏周文武成康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後漢宣帝西魏文帝後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宗肅代德順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八陵並曾經開發容齋五筆辨諸陵地理與正史又漢文陵處所書後亦發宋藝祖

至哲宗七陵葬西洛靖康之變亦皆不免紹興中宗臣士㒟同張燾往省燾歸奏高宗曰願陛下萬世無忘此賊時惟昭陵無恙哲宗猶暴骨初樞密樓炤同往炤歸述昭陵之制曰陵因平岡種柏成道周以棖橋闕閣樓觀環之神闕內列石人羊虎馳馬等像神台三層高二丈俱植柏下廣十五為水道有五大門門外石人對立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餘陵皆然昔人謂葬金玉而墳是為盜標識其處帝陵不加標識猶將慮盜況闕觀

環之乎下是官庶刻銘勒誌亦未免有類金玉之標識劉向曰丘隴彌高宫廟彌麗發掘彌速要之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安事外飾以為身累乎漢武曰古帝王之葬不使人知其處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則墳乃是孔子始拱墓是葬塋墳則封土爾雅曰墳高也

兩韓信非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古韓國之後項羽殺其父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陽

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闢還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失韓王名信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考班馬誤姬為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知幾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馬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横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厩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

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盖信都申徒昔賢謂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何班馬青乎

三策中原

周公瑾勝曹操於赤壁進計孫權乞由蜀結韓遂馬超於關中（時超遂反操於關中）還由襄陽取宛洛北方可圖也諸葛孔明說先主亦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秦川（關中别號）二説皆欲由

關以搗魏之裏由襄以制魏之表使之腹背受敵則中原可舉公瑾謀之不及行孔明行之不及竟又公瑾之謀蜀非吳有孔明舉事荆非蜀有所以罔功宋南渡張德遠出帥川陜實祖周葛遺策全有吳蜀又孫劉所無而竟如是可見興廢有天善乎誠齋之言曰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髙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諸葛之雄傑熟視孱弱之曹丕

川陜江河上游

昔人謂川陜繫南北重輕盖其勢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黄河南注永興秦鳳實居其上故據陜則可順黄河之險下漢之險下瞰吳楚而取中原也易張徳遠圖復宋祚首身任川陜計盖出此而以富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復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甞為魯國大夫故弟子

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於周程蓋師尊之

三大處置

漢初病於諸侯强大主父偃建分王諸侯子弟之説諸侯遂弱唐哀病於藩鎮跋扈趙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錢

轂之計藩鎮遂消宋南渡息兵張韓劉岳擁兵方面不釋秦檜各除樞密使名之由是兵權去手偃之說賈誼發之普之說烏重胤發之檜之策范同言之但偃普忠謀檜則姦謀也

大横

二禮灼龜之法卜人占坼漢文入立卜兆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應劭注龜文正横也而横所以吉之義未詳按占人賈氏疏云灼龜灼其腹骨近足高處占其坼兆

直向背為木直下向足為水斜向背為火斜向下為金橫者為土朱文公觧易因謂漢文兆得橫木得土也所以吉

十二州

黄帝畫野分州封域不經見漢書地理志統言得百里之國萬區史紀黄帝土地東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北逐熏鬻封域皆九州内舜肇十二州孔安國傳書謂析青為營析冀為幽并鄭氏因疑析青析冀之説謂王制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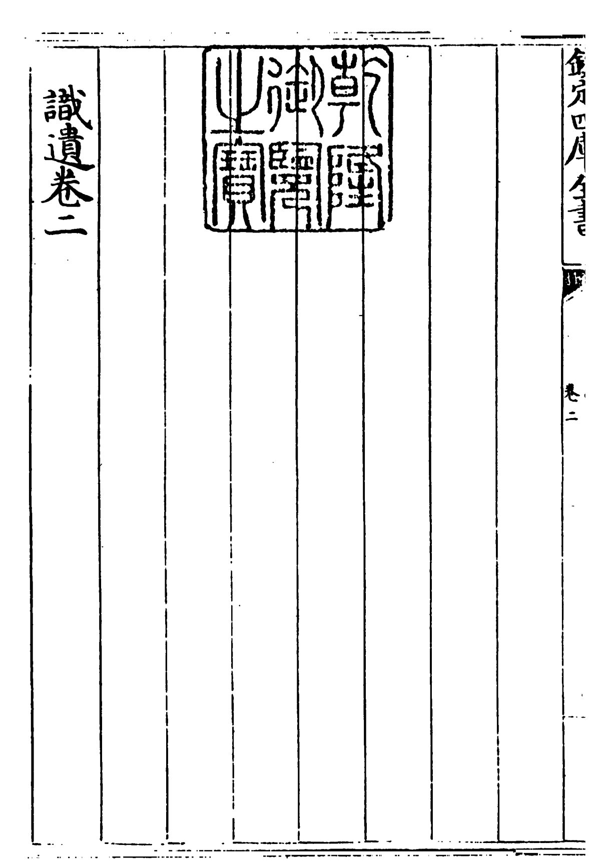
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此時井地法行州有定域國有定制不可得而增減者也今曰析青為營析兾為幽并則二州地削於七州古制紊矣况兾為天子之都豈可削哉先儒謂王制言國與五經背馳難盡憑但兾為王畿乃制度所當先定者不應泛然在可增可削之列 或者九州外别建營并幽三州且流共工於幽州正以罪人屛之荒服外之窮處若析兾為幽則近在王畿何取為流竄哉今按書正文幽州之州從洲左

傳叙四凶投之四裔裔遠也遠則非近冀之幽矣况流四凶在治水前時未析營幷幽無幽州之名孔氏書疏著鄒衍説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爾中國名赤縣内有九州禹所叙是也中國外如赤縣者亦有九漢書顔師古注亦謂九州外别有營幷幽三州余謂天下之傳久矣竟莫究三州所在故疑二説荒誕但地鏡書括地著地中脊曰崑崙其東南方曰神州賈氏禮疏曰崑崙在西北别統九州其神州東南一州至禹分為九又曰神農上有大九州曰桂州神州之類今惟有神州分為九後漢書注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博物志崑崙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黑水出其

西北陬刺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山海經曰崑崙有五水環其墟其東南流為中國河朱文公曰地形猶饅頭崑崙山猶撮尖處其水四分合以山勢求之黃河始崑崙瀉入中國不應偏居一隅三隅亦有水焉據禹貢導山導河導江皆始於西則中國特崑崙一面九州外之州必有無限不特營并幽之名也

傳記言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共工氏霸九州帝嚳制九州則九州古地盖為十二則始舜禹平水復仍為九故商以來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只列九州鄒衍言水中可居曰洲堯遭洪水地之高可居者有九故州以洲名古州惟十有二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名遂次於洲十二州非古制明矣但析九為十二不無紊井制之疑

意黄帝肇封地之廣容有封制未盡者舜因其隙復創三州故三州與九州並列不盡九州析也鄭疑蓋拘孔傳若王制難憑亦謂以今九州幅員計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須數十倍建置可也豈三十六十百二十國之所能限哉王制蓋又拘地方千里之論若流共工於幽州蓋為北裔水居之洲近冀之幽非也



識遺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識遺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欽定四庫全書

識遺卷三

宋 羅璧 撰

古文不相襲　左傳非丘明

班史出劉歆　公羊穀梁

形容失當　古事難詰

洞庭古九江　禽釋擒

終命椽筆　封畧自然之險

古稅不拘什一　不署字之福

大計不惜小費　　忍字二義

獨樂園

古文不相襲

河南邵氏闢班固作史不敢輙易司馬遷之詞謂孔子作經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固所不知也唐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洪容齋云六經

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莊至于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余觀後世讀書能得古意者惟昌黎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李漢曰易繇文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僞皆不以一槩視經窺見古人者熟也立言知此意者濂溪易通横渠之正蒙西銘邵子經世書抉理剔微皆無一言相襲至羽翼六經又

漢唐諸子所無也故陳壽緣遷固而不美於史范甯緣歆向而不美於穀梁文中子之書識雖正大而拘拘模倣論語皆後人之疵宋子京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其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黄山谷曰文章最忌隨人後楊東山曰丈夫自抱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觀此則諸賢所以傳不朽者有道矣

左傳非丘明

左傳叙及韓魏滅智伯事時去孔子卒已十六年後儒以孔子有左丘明恥之之語遂謂傳為丘明作自漢以來如出一口唐啖助為左氏學始言别有左氏若夫子言左丘明盖史佚遲任之類便謂左氏為丘明非也宋伊洛諸儒研經最精伊川謂左傳無丘明字未可考朱公以傳叙及韓魏殺智伯事謂傳是箇博記人做荅黄義剛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左丘明自是一人作傳左氏又别一人必非丘明程公說春秋分記首辨傳非丘明

謂公穀皆子夏門人書疑傳亦出孔氏門人之門人葢書多戰國秦語也然未嘗剖析指證其迹鄉先達萬見春鎮嘗著論辨傳非丘明作云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豈止一丘明姓左哉衛有胥靡逃之魏衛君請以左氏易之韓非内儲說著左氏衛之都邑若以邑為姓則後之子孫皆可得姓不止丘明可姓也揚雄曰左氏品藻司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獨劉歆七畧斷然曰左丘明與聖人好惡同親受經於仲尼而作傳三人同

出漢朝立言異同如此余按稱傳為丘明作始司馬遷劉歆引得解經書方大傳後人遂皆祖歆自歆以左傳為丘明其後諸儒從而知之至杜預集其說注春秋遂錮不可解所謂乘虛襲僞而不知者也嘗以傳語考之左氏端為戰國時人當戰國時齊有鄒衍著書推五德之運以符應為驗而昭九年傳云陳水屬也水火配也而楚所相哀九年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凡此等語皆與鄒子同意周官保章氏雖以星土辨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國為某星自三家分晉之後

堪輿書出亦出鄒衍十二次之說行始有燕為木趙為火梁齊為元枵衛為豕韋吳越為星紀等說而左氏昭十一年傳云今歲在豕韋歲及大梁襄二十八年傳云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凡此等語皆與堪輿書合酎酒之名起周末而傳敘鄭人對晉曰寡人以朝見於嘗酎秦惠王十二年初臘傳敘宮之奇之言曰虞不臘矣秦孝公時商鞅始立賞級爵曰不更曰庶長而傳云秦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帥師及晉戰于櫟如此數者

皆出春秋後而左氏之傳其爲戰國時人可知矣又子不語恠力亂神使丘明果受經於仲尼而作傳必當達聖人之旨何公子彭生之爲豕太子申生之請帝伯有之厲實沈臺駘之爲祟鯀化黄熊石言於晉内蛇外蛇新鬼故鬼烏鳴亳社神降于莘等說累累書之是足信左氏非受經丘明明矣

班史出劉歆

葛洪西京雜記後叙云洪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

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卷數歆欲撰漢書編録漢事未詮次而亡故書無定本雜記而已後来班史始全取劉書小異同爾固所不取者洪抄出為西京雜記觀此則固史之妙端有自焉

公羊穀梁

公羊穀梁二姓自高赤作傳外考之前史及後世更不見再有此姓萬見春嘗謂公羊穀梁皆姜字切韻腳疑其為姜姓假託也按文公語録已有此說葢戰國時去春秋未逺

傳之所載多當時諸侯公卿大夫及其家世事迹有當諱晦者難直斥之而事之直者又不容曲為之筆故高赤傳其事因隱其姓後世史官於當代難言之事每闕之或晦其姓名疑其辭義高赤緣時忌沒其姓容有此理左傳作者之名曾無真的是傳者亦欲假託也 按二傳皆云出自子夏子夏授公羊高漢景帝時胡毋子都始以公羊著之竹書穀梁云秦孝公時人其書宣帝時始傳先儒因謂二書皆作自漢儒孔穎達曰公羊道聽途說之學杜預言膚引公穀適足自亂大觀羣典曰公穀詭辨之言非先儒說或者又漢儒假託也

形容失當

漢武本窮兵黷武之君相如諭巴蜀檄首言蠻夷自擅不討之罪次言陛下存撫天下安輯中國發使靡有兵革之事等語雖皆為武帝文過然不失為尊者諱唐明皇寵貴妃實奸子婦白樂天長恨歌乃曰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其後誅貴妃實六軍廹之杜子美北征行乃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白秘其為子婦杜歸之於內斷

皆立論當然也唐取蜀擒劉闢韓退之誦聖德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争切膾脯模寫慘毒之狀惟恐不真不知刑而如此非寬大之朝所宜有可謂之元和聖德乎東坡錢氏表忠觀碑言河東劉氏百戰死守以抗王師積骸為山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雖影帶錢氏不煩兵而下甚好而於有宋以仁厚兵不血刃之意非矣此皆文人形容之過嘗記唐牛

元翼除制一聯昔人謂語勝尚書殺人盈城汝當深戒孥戮爾衆朕不忍聞制元微之作信大哉言也

古事難詰

禮記記文武夢齡之事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據其說武王少文王四歲然文王崩武王未及終喪伐紂其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者通文王九年大統未集計之也克商二年而武王崩出入纔七年是文王七歲生武王况伯邑考武王兄劉氏外紀且明著文

王十三年生伯邑考不知男子十三有生育理乎若以武王後文王七年崩較之生伯邑考纔四歲故夢齡紀年難據按文王大統未集而終越二年為誓十有一年帥師孟津伐殷十有三年大會孟津克商既克商二年金縢著王疾弗豫則武王後文王崩整七年及武王崩成王嗣鄭康成書注謂年十歲通鑑謂王三歲則武王生成王年登八十上史以成王為武王嫡子故立則成王母邑姜也武王年八十計邑姜最少亦不下六十矣史又言唐叔為成王同母弟邑姜之年又不知幾何孔子生周靈王二十

一年庚戌歲二十三年壬子歲父叔梁紇卒孔子時三歲故不知父卒葬誠有之逮周景王十七年癸酉歲母顔氏卒孔子時二十四歲越明年乃求合葬于防禮記檀弓言孔子少孤不知父墓母死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然叔梁紇卒孔子雖少其母尚在豈不能示以父墓所在乎史記著叔梁紇年七十娶徵在少婦因野合生孔子先賢釋野合如野哉由也不備禮之謂徵在恥之故長不告孔子緣此孔子不知父墓竊謂娶

不備禮不告其子容有之父死葬不告處恐不然也且孔子萬世人倫之表年如此而父墓不問何以爲孔子檀弓又言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防墓崩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聖人舉事審重未必旋踵而崩又不脩墓則當聽其崩壞乎凡此見漢儒言古不復驗之人情參之道理只是臆説

洞庭古九江

漢志言尋陽九江曰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廩

江提江菌江源江孔安國書傳九江孔殷援以為證不知尋陽令江州在禹貢為揚州之域禹貢淮海惟揚州在孟豬之下但言三江既入至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之後始言九江孔殷雲土夢作乂其後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於大别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及岷山導江之後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即巴陵江北東陵號西陵故岳東岷西以經考之周禮職方云荆州藪澤曰雲夢釋者謂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據禮雲夢

只一澤按書言雲土夢又巳析雲夢為二傳昭三年鄭朝楚楚子田於江南之夢邨子之女生子大棄之夢中則夢一澤也定四年吳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寢于雲中則雲一澤也按江北為雲即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江南為夢即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跨江南北因摠謂之雲夢凡禹貢叙九江皆在今荆衡之域唐志以岳州巴陵是九江山海經云洞庭山在九江中博物志言君山即洞庭山張勃吳録曰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近世胡旦晁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建安蔡氏釋書援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又援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閒按洞庭九水所聚沅水漸水元

水㞻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九江非尋陽明甚鄭印亦云禹貢九江在荆州即今岳州洞庭但析九江之目無漸酉二水而附錦靖二水然均為九江也唐孔頴達謂尋陽九江之名起近代朱文公嘗著九江辨以洞庭尋陽九江各不同也余以漢志考當在九江郡今淮東江西諸郡漢復置九江郡今淮東滁和真濠壽九郡如此則尋陽九江自秦始而洞庭九江則古也

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伊川解無虞人而即鹿是有貪禽之心　王用三驅失前禽釋者云旁走者不射惟向前背走者射之不中而已故失前禽則鹿言禽驅走皆禽也禮記鸚䳇能言曰不離飛鳥猩猩能言曰不離禽獸如郊特牲郵表畷禽獸下文專以猫虎言之月令祭禽于四方及豺祭獸戮禽釋皆云禽者獸通名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贄鴈雉雞鶩外虎皮羔與其二庖人禽獸春羔豚夏腒䐹秋犢麛冬鱻羽獸人弊田禽注於虞

中注謂取禽左耳効功鄭玄因謂凡鳥獸未孕曰禽且援白虎通説曰禽者鳥獸揔名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賈公彦疏曰已孕曰獸輸之於公未孕曰禽田衆得之又孔頴達禮記疏曰禽者擒也言力小可擒制也獸者守也言力多不易擒須圍守而獲也詳衆説則禽不拘羽故古人言荒於獵者曰禽荒曰從禽不别言獸以小大兼獵禽足該之也又左傳擒獲字例單禽而柳下惠名獲字禽則禽者擒也孔説亦然獨爾雅言二足

而羽為禽四足而毛為獸然其言飛曰雄雌走曰牝牡
不知詩雄狐綏綏則雌雄不特飛也書牝雞之晨則牝
牡不拘走也故賈氏闢其說非通義余按經中惟二禮
乘禽易繫隼者禽也公羊鸜鵒來巢曰非中國之禽惟
言羽餘多獸通名使禽果羽之雅言則書之鳥獸蹌蹌
陽鳥攸居鳴鳥不聞易之鳥焚其巢飛鳥遺之音詩之
黄鳥元鳥記之不離飛鳥故鳥不猶禮之羅鳥鳥共卵等
語聖人皆當易鳥以禽何必若今之直敘耶

終命椽筆

洪範九五福富壽康寧好德外考終命居其五此非生者之美也後人祝頌槩曰五福全備不知考終命之當諱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覺而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晉武帝崩哀册謚議皆屬珣草而筆如椽事後人不辨為不祥之筆

封略自然之險

蘇秦說戰國諸侯各言其四封之限盖國有限界方可

自固狄梁公曰天生四夷在先王封畧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沈括云流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軒幕上或人[缺]馬車駝無孑遺凡千餘里四面茫然[缺]以人畜骸骨為志每風將作老駝知之則聚鳴而擁其鼻口否則危斃北橫大漠浮沙數千里逾者進寸退尺暴風一起沙卷如席壓人多不能出斃者十九南陽五嶺瘴霧能死人其外限以惡溪沸海惡溪逾者脚膺沸海鰐雇其中此天所以限中外也後世封畧不謹干戈曰爭按周東遷而後吳越楚蜀盡蠻秦隴晉魏悉戎河南陸渾河西白狄淮有羣舒虞諸隗洛陽有揚拒泉皐陸渾伊洛之戎衣冠俗無幾也至邾莒虞魯向而用夷號徐在京東而有夷名當時各君其君各子其民漢魏以來朝廷以和親為善策無戰守之良謀矣先王荒服之制

既湮識者猶欲守在四鄰然泛言守亦難嘗以天下大勢考之莫不各有自然之險河北以居庸諸關為險蓋居燕百里外關外名虎北口即漢上谷郡其山西連太行東亘遼海狼居胥諸山為襟帶關南北通處路遶兩崖間風起人行或為所掀彭文子謂隘如線側如傾其峻絶其降趨井下有澗巨石磊塊凡四十五里艱折萬狀山外寒氣先山南兩月燕之東百里曰榆關塞曰虎北口下皆亂山層複至此循海方有狹徑實遼東諸州

之障阻昔時守以土兵狄不能入自石晉割關南十六州劉仁恭割營平欒三州賂契丹由是北自武定達遼海千里失險凡漢唐所以限疆域者皆失之按漢北邊之中田定襄鴈門雲中各有要害故用兵多在邊方今靈夏州而出河北無幾其後拓地踰塞關外皆漢有光武興民苦邊患盡徙居關以東唐藩鎮崛強田承嗣有宋興諸關幽燕十六州叛唐無北顧憂者據諸關故也皆在契丹裏故太祖太宗嘗有志取燕燕人宋琪時言古北口野狐門松亭關三路皆有古人堡壘戍迹於此置守南牧自絶後富弼使北亦言土人云若守居庸關

古北口松亭關符家塞則敵不得南矣按書禹貢導山自梁岐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太岳底柱析城至王屋太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則河北諸山發源雍西逾河而冀而幽而營至碣石入海盖天然華夷之限秦築長城起臨洮盡遼東史亦言因地形制險塞五代失險周世宗首於深冀間浚胡盧河為限宋守塘濼而雄霸二州間塘水不接遂中置保定軍餘塘水瀰漫而保州以闕無之多植榆為蔽宣靖間童貫輩爭燕雲而不爭險故岳飛曰金坡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後金人踰關黏罕嘆曰關險如此而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由此觀

之居庸諸關實河北屏蔽也　越河而南黃河潼關乃中原之蔽宋失汴保江關河治而不問雙夷錄載金有蒙患南徙都汴保關守河黃河自洛陽三門積津東至邳州桃園崔鎮東西長二千餘里設四行院每行院管五百里以精兵二十萬守之夜則傳更冬則敲氷潼關邊西南大小關口三十六約千餘里亦設四行省分　闕　兵十萬守之布置周密水泄不通如是垂十五年北兵渡河不可越關不能乃謀　闕　闚山東假道宋

由蜀出襄鄧金坐此不支由此觀之黄河潼關中原屏蔽也按劉宋永嘉中與魏爭河南魏欽戍歸北宋因魏碻磝滑臺洛陽虎牢列守南岸至潼關其後魏兵水來四鎮盡失守晉杜預嘗於孟津建河橋五代兵爭者東捨結筏或候水而渡則缺不如江又迅急及岸甚易水面或有高出地面處所以多決泓河古設長堤限水其守必以兵固缺東南以大江為固而防人守江多在江北吳人築濡須塢脩東興堤城巢湖皆守淮蔽江淮東地多石磧險在水缺重岡複嶺險在山胡安國嘗言守江曰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漢上流日沔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欲固下流必

守淮泗張魏公亦曰淮南之地正所以蔽大江無淮南則長江與虜共彼得淮南因粮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得安乎蓋淮南魚塩桑麻之富他郡不可比所以守江者宜急保淮陽誠齋曰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亦敵之江也按淮水二千里見方水道通淮有四汴穎通蔡也其通南方入江淮老鸛河故道在淮為南北喉襟荊襄南土門戶首其地左顧關陜前瞰宛洛右通吳會後欵巴蜀昔人謂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是也但處缺中原有徑可入者錯出胡五峯謂其地利進取不利固守須以兵險近時固荊長安東有函關南有散關西有隴關北有

蕭關故號四塞之地漢祖東據函關必外嚴滎陽京索之守若西則玉門陽關古稱天限漢魏世氏羌徙居關輔寶處其裏故漢言三輔利害者欲保西涼州（其地南隔氐羌西通西域北斷匈奴右臂漢武取休屠王地建州令名姑臧燉煌等郡）唐若吐蕃元載欲城隴山口原州（按隴山南連秦嶺北抵黄河東西一百八十里其坂九曲上者七日乃越登隴東望秦外極目泯然隴外無鹽桑八月乃麥五月凍解漢隗囂據涼塞隴光武遣來歙取之密謀山道而後濟帝復自帥諸將攻隴）宋經畧西夏韓范議取横山唐張仁愿守朔方河外築三受降城由此觀之關中四隅之守又各有要也

蜀險李熊甞謂北據漢中杜襃斜南守巴郡拒峽口東下漢水可窺中原南順江流可震荆揚所以計蜀悉矣近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階成岷鳯為藩籬漢中為門户紹興中固蜀專倚鳯州和尚原其後金欲割之帥臣胡世將力爭不可四州内漢中雖有諸關而支徑甚多故和尚原守蜀要也　南方限以五嶺甌粤無西北之勁中國反以象犀珠貝所在道為三國曹操守洛陽東拒吳倚淮漢西拒蜀倚秦嶺故魏明帝以為地有所必爭

觀此則守國之險可無哉

古稅不拘什一

禹貢田賦別上中下九等周禮辨上地中地下地有年無年魏平糴法亦隨上熟中熟下熟孟子曰請野九一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邦中郊外各不等無槩取稅也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實九取一班固漢食貨志謂九百畝中除二十畝為廬舍耕只八百八十畝符合什一之說而孟子無此文夏五十而

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百畝取一徹是已貢五十助七十若何什一乎趙岐謂耕五十畝者貢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說亦什一孔頴達謂古者人衆田少故一夫惟得五十畝殷一夫惟得七十畝皆不具周數然畫井而田古制也且歷夏殷至周周當生齒富倍二代豈有愈久愈耗乎賈公彥謂周禮地有一易再易不易之分貢乃一易地二百畝而稅百畝助則上地百畝萊三十畝而稅其半徹則上地全

稅之夫地古今共是天下無緣可專有貢地殷無有助地與莱而周全有徹也此皆求合什一之説不通因臆説也按春秋魯宣公初稅畆收公田外取八家私田杜預注什取二故曰二吾猶不足公羊曰大桀小桀過於什一也大貉小貉輕於什一也周禮載師凡任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則古稅各隨地之宜不拘什一也

不署字之福

宋興王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曹彬爭之不可但不署字收其文案他日藝祖詰責彬以不署字得明文潞公劉沆同官中書仁宗不豫有告禁卒謀反者潞公詰知無他令斬告者或啟公委劉相處分遂屬沆仁宗疾平沆白上曰陛下病時彦博斬告反者索卷視之公獨無着筆遂得釋二臣當危疑間皆以不署字脫禍若曹本不與謀而沆乃同事異心又從而訐之真戾乎小人之用心余邑舊有帥司酒課例設監釀一員月有薄給

宰每賙私人某宰来以處客客智過人受給不廢督視第酒計出入不犯一筆後客去帥司磨筭酒課追逮合千人客獨以無迹免此亦不署字之福也

大計不惜小費

司馬溫公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猶夏旱則冬澇雖曰救正荆公一時之偏實古今財計乘除一的論也然有國者操斂散之權後世又有摘山煮海曲盡阜生之道非止天地之生也猶曰乏財拙亦甚

矣唐劉晏領漕運與造船執事錢皆過與曰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其後有司減半漕運遂廢謝君直論六國成敗曰秦兵百萬六國兵不下四百萬秦能滅六國者黃金爵級敢戰則得六國所有美人珠玉也沛公兵十萬項羽兵四十萬沛公終能滅楚者輕侯王以賞戰士捐金帛以富功臣項氏印方刓而人心已在敵國矣高祖令陳平間踈楚君臣予以黃金四百斤縱其出入盖足陳平之私用然後可責其為漢用大率

喜事赴功之人未必髙潔不汚之士賢如王述猶有足則自止之論矧平等皆楚降漢者乎晉羊祜深知王濬才大濬志奢侈難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後濬卒平吳故使智勇建功惟豁達大度者方可語此唐李絳曰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所以曉世主者至矣宋藝祖經制西北邊臣悉厚以官爵寛其繩墨所部租賦一不計其如何故皆得其死力趙普嘗言桑維翰爱錢難用上言苟用其長當護其短

又曰契丹精兵十萬我以二十四絹易一敵人首止費我二百萬絹規模宏遠如此宜其光啓一代也

忍字二義

小說著太公勸忍之言曰呑鈎之魚悔不忍飢羅網之鳥悔不忍飛人生悮計悔不忍為故唾面將襟拭嗔来把笑迎則知辱之當忍矣被駡招功德嗔来送福田則知忍之為福矣數語雖不真出太公而著忍字之益甚備又唐人詩曰忍事敵災星灰心緣忍事張公藝至以

百餘忍字九世同居皆有得于懲忿窒欲之效然也然忍有二義畨昜饒氏解論語是可忍也章謂忍有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甘忍之忍正夫子責季氏之意如州吁阻兵而安忍及經言殘忍忍人大抵甘忍爲之而不顧其說忍字有是非梅亭李氏言忍有二有抑情之忍有知道之忍抑情之忍如飢忍食砭忍楚堤漏川決閑之維艱知道之忍則克己而復於禮禮人而反其敬如噎而霽氷而澌容而消之所過皆化其説忍字有淺深

人能由抑情之忍以造知道之忍又能戒其忍之之為忍然後忍字之義方備不然季氏州吁之忍亦忍也

温公獨樂園

古人遇不可有為之時多有所託以自晦文王囚羑里忘憂於易孔子轍環不遇寄志春秋范蠡知勾踐不可共樂遊五湖而去張良知高祖難與保終託赤松子而行蕭何慮高祖之疑買田宅自汙陳平當禄產擅權飲酒戲婦人司馬懿見曹爽等用事假病為飲啜不收之

態劉伶阮籍羊曼謝緄一皆用醉酒遠禍前儒謂張良智計過人豈不知神僊為荒誕哉蕭何繫獄韓彭葅醢良之明哲保身不待著而為先蹈高隱出漢初人物然則陳平輩以酒避事飲非真飲醉非真醉也司馬溫公熙豐間言不用退居西洛創獨樂園以澆花種竹為事自比晉唐間人公豈獨樂者哉伯父怡缺嘗曰古人之晦不一如豫讓漆身吞炭使人不識是晦其形范蠡去號陶朱公元結隱稱猗玕子是晦其名公羊穀梁今古

無更姓獨高赤託馬是晦其姓魯三桓陵公室樂官師摯以下適齊適楚適秦入河入漢入海舍魯而去是晦其居余因謂蕭何買田宅陳平劉阮輩假酒自困是晦其行張子房是晦其智司馬懿是晦其姦若温公自比晉唐間人似欲晦其為宋忠賢也

識遺卷三